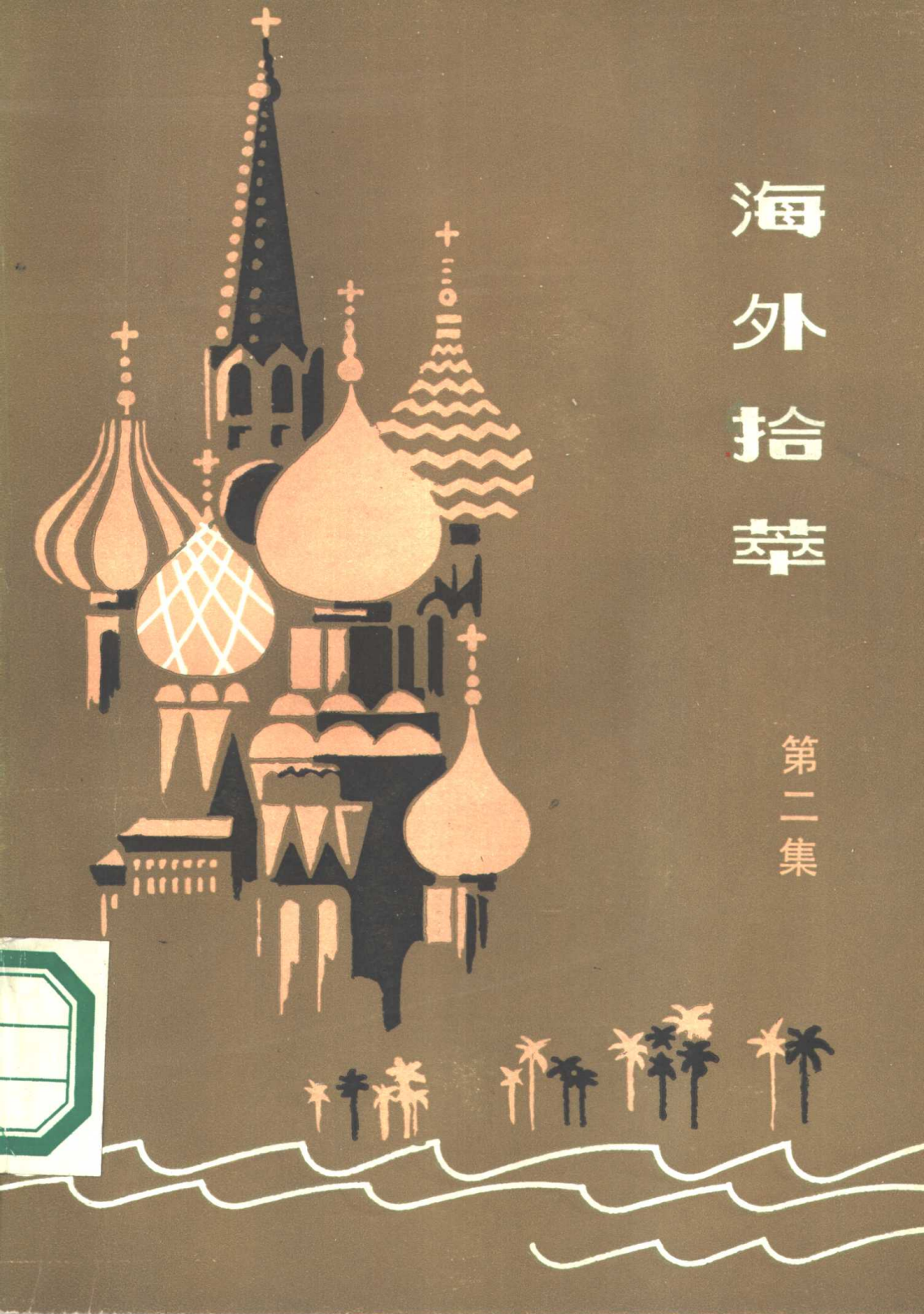


海外拾萃

第二集



海外拾萃

第二集

任国富编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周路坦 马素华

封面设计：刘昌苓

海 外 拾 萃

第 二 集

• 143115 •

世界知识出版社发行

北京东交民巷101号

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24印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0.875 字数：237,000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17003·1100 定价：1.45元

出版说明

本套书第一集原名《台港海外拾萃丛书》，出版后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从本集起，改为《海外拾萃》。

目 录

二 战 回 忆

十年恶梦	1
他使希特勒上了当	14

西方社会形形色色

五角大楼里的生活	29
美国和它的穷人	34
英国报界使王室难有宁日	44
巨富的天堂	53
法国的家庭变化	56

文 化 生 活

英格丽·褒曼	61
女影星简·方达的生意经	66

世界经济与科技

从日本的经济 development 看新的技术革命	73
----------------------------------	----

苏联科学家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预测.....	80
一门方兴未艾的学科——技术史.....	83
电视进入直播卫星的时代.....	88
阿司匹林是万灵药吗?	91

未 来 种 种

明天的大学.....	98
未来趋势：女人将领导男人	105
未来世界男女难分	107

养 生 之 道

美国总统各有健身之道	110
步行与健康	113
睡眠失调有佳音	115
怎样活到一百岁	119
克癌在望	122
怎样提高你的智力	128
人能不能长高一点	133
怎样保护头发	139
从一滴血中可以见真相	142
一公斤婴儿为生命而斗争	147

特 写

魔术师胡迪尼之谜	153
----------------	-----

克格勃间谍列夫钦科的故事	174
谋杀拿破仑之疑案	223
从慈善机构走出来的凶手	251
美国第一号逃犯就擒记	285
一个不可思议的女人	293
二十世纪的天方夜谭	321

二 战 回 忆

十 年 恶 梦

威廉·夏勒是《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的作者。现在，他在畅销的第二部回忆录《十年恶梦》中，回忆他年轻时代的旧事，希特勒的梦想与疯狂，以及他为欧洲带来的浩劫。

“柏林，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对我来说，明天是新的篇章的开始……”我在日记中写道。

那天晚上我从巴黎来到柏林，我在日记上写下这句话时，绝未想到它会是多么重要、恐怖而又漫长的一章。对我以及这小小地球上的几千万人来说，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〇年这十年是动乱不断扩大的时代。我担任美国驻欧亚新闻特派员的工作，越来越牵涉革命、起义和日益扩散的偏激及暴戾。但我却只有眼睁睁看着这一切无可抗拒地步入战争。

那是恶梦岁月，一九三〇年开始时，我才二十六岁。一九三四年刚到柏林，我便奉派去纽伦堡采访纳粹党周年大会。这是见识希特勒开始建造的恶梦世界的一个最好机会。在那个九月，数十万穿制服的党卫军干部，穿褐衫的突击

队队员以及穿黑衫的挺进队队员都聚在这里，向他们的领袖欢呼，并聆听他的煽动演说，因此我有整整一星期得以直接观察这位无数德国人尊之为“天才”和“救星”的奇人。

这次九月的大会显然特别重要。一九三四年夏天对这位纳粹独裁者来说，曾是血腥和转折的一季。六月三十日，希特勒屠杀了突击队的领袖，首遭毒手的是突击队头子和希特勒唯一的亲密私人朋友恩斯特·罗姆，然后他下令谋杀几个旧日政敌，包括他的前任总理库特·冯·史莱赫将军夫妇。

我在九月四日日落时分首次看到希特勒。他象罗马帝国皇帝一样驱车进入纽伦堡，路两旁是挤得水泄不通、欢呼若狂的德国人。千万面卐字旗遮掩了市内美丽的哥特式建筑。街道成了一片褐色和黑色制服的海洋。

希特勒穿着一件陈旧的雨衣，肌肉松弛的脸上毫无表情，我想不通为什么象他这样仪态近乎庸俗而又相貌平凡的人，竟能激发群众这样如醉如痴的欢呼。

那天上午在大体育馆举行的集会，不但是多彩多姿的表演，而且有类似在哥特式大教堂里举行的复活节或圣诞节弥撒的那种神秘色彩的宗教热情。

当希特勒缓步走过宽大的中央过道，三万人都注视着他并举手敬礼。

就在这样的气氛中，一名官员宣读希特勒的《告民众书》。纳粹新闻部门事先已向我们透露，那是元首最重要的文告：“今后千年的德国生活方式从此决定！”

他的话使我震惊，却使在场的群众风靡。三万人纷纷起立，欢呼若狂。为了煽动德国人民的情绪，希特勒必须找出些敌人来谴责，他把过去的一切过错，以及这种新兴的、觉醒的、极权的第三帝国所面临的一切威胁，全归咎于这些敌

人。除布尔什维克外，还有犹太人！

纽伦堡这一星期使我确实明白了一件事。我们所有的西方的人，尤其是政治领袖与报界，都低估了希特勒和他对德国的控制。他的构想未必成熟实际，但不幸的是他自己深信他的构想，并在说服德国人，要他们也信以为真。

我到达柏林后发现，虽然德国严格控制新闻，但却并不检查我们发的新闻电报，使我颇感意外。虽然在发新闻电稿之前不必送检，但对所报道的纳粹政权有关消息却须仔细斟酌。如果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发现你的消息内容不能接受，你立刻就得滚蛋。

最后机会

我们和少数几位同业在一个寒冽冬夜聚在一起，饮香槟酒迎接新年。我们一致认为，希特勒利用过去这转折性的一年，残酷而成功地巩固了他对德国的独裁统治，下一步将在外交上出击。他常说，他决心恢复德国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他以闪电的速度，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发动了他的“星期六突然行动”之一：以一纸命令，拭去了凡尔赛条约的军事限制。他恢复了凡尔赛条约所禁止的全面征兵制，不顾条约规定的十万兵员限额，宣布征兵并建立五十万人的部队，和约规定德国的部队——尽管很小——不得有坦克、重炮和空军，希特勒也打破了这些限制。

为了消释国外的不安，尤其是伦敦、巴黎和罗马的不安，希特勒决定宣布他致力和平。希特勒在“和平”演说里保证德国将“无条件尊重”它在洛迦诺慷慨承担的义务，包括将莱茵区非军事化。可是在演说之前约三星期，他已训令

德国最高指挥部拟定计划，要“军事占领”莱茵区。

我们现在从战后缴获的德国文件得悉，希特勒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一日就作了这项决定，而使他的高级将领大为震惊（他们大多数相信，法国军队会一举歼灭为进军莱茵区而集结的少数德国部队）。希特勒不理他们，第二天颁布了前去占领的正式命令。

一九三六年三月七天天亮时，德军开拔前往莱茵区。穿灰色制服的德国军队只是跟着鼓号齐鸣的乐队齐步前进。在科隆和其他城市，如醉如痴的德国人夹道欢迎这些士兵，向他们投掷鲜花。边界那边的法国人没有任何反应。

法国未能及时驱逐希特勒的数营部队，英国又未能支持法国采取只是警察行动的步骤，终于未能避免遭受浩劫，并且在以后衍生了深重灾祸。

在一九三六年三月，这两个西方民主国家获得了不必冒战争危险而可以一举击垮这个纳粹暴君及其政权的最后机会，但是它们却把它轻轻放过了。

吞并奥地利

在我们回到维也纳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形势变得很明显，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的政府摇摇欲坠，德国越界煽起的纳粹主义烈焰正在破坏它的根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莫洛和我忙着安排儿童合唱团在哥伦比亚广播节目中演唱。不过，我仍注意新闻的发展，尤其是柏林和维也纳的新闻——这两个古都在一九三八年二月时，似乎已难逃正面冲突的命运。青年时代曾在维也纳住过的希特勒，现在正怂恿奥地利纳粹党人夺取政权。他将达到的第一个目标，是要使他的故乡奥地利与德国合并。

舒士尼格作了最后努力，想从希特勒魔掌下拯救奥地利。三月九日，他在因斯布鲁克发表演说，宣布四天后举行公民投票。要求奥地利答复的问题将是他们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独立、社会主义、信基督教和统一的奥地利”。

我错过了这次重大的宣布。那天晚上我正搭火车去南斯拉夫安排另一次儿童广播。我在三月十一日回维也纳，下午四点钟左右我穿越卡尔广场去搭地下火车时，被大约一千人的人群阻止了。他们大多数带着纳粹卐字臂章。不过他们出人意外地柔顺。只有一名警察对他们吼叫，而他们竟然让步。

我在下午六点回到那里时，只见形势已完全变了，心里非常诧异。暮色中，一群歇斯底里的纳粹党人正在大广场上转来转去。我身不由己地被这乌合之众推向德国“观光”局办事处。这个挂着鲜花饰边的巨幅希特勒像的办事处，向来是奥地利纳粹党人的聚集所和不折不扣的圣地。对采访过纽伦堡纳粹大会的老记者来说，这群暴民的面目非常熟悉：怒目圆睁，张大嘴巴，满面歇斯底里和偏执狂的表情。现在他们正在声嘶力竭地高声叫喊：“胜利万岁！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希特勒万岁！吊死舒士尼格！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连纽伦堡的褐衫队也没有这样疯狂地呼喊过纳粹口号。

我猜不透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问身边的人，他们都兴奋得无暇回答。最后一个中年妇女作了答复。“公民投票取消了！”她对着我的耳朵叫道：“我们猜想希特勒明天会来。真是太好了！”

希特勒达到了他的目的。我想他也许会招来一场战争，如果奥地利的老盟邦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捷克斯洛伐克协

助下，采取行动阻止他的话。

在维也纳现场，我得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新闻 我要能把它播出就好了。

那天深夜，电话响了。是莫洛从华沙打来的。我告诉他这条新闻。他提议道：“明天早上你到伦敦去，我到维也纳来。”使我惊喜的是，我从柏林乘荷兰的飞机到达伦敦时，公司的英籍秘书通知我，纽约已安排好让我在当晚十一点三十分，也就是纽约时间下午六点三十分广播这项报道。

飞往瑞士

我在伦敦忙乱了一星期后才离开，心中感到沮丧的是希特勒再度发动侵略而轻易逃过惩戒，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又如此优柔寡断。那天晚上，莫洛到机场接我。他也因这一星期在维也纳的经历而垂头丧气——群众的歇斯底里，希特勒的狂言浮夸，纳粹暴徒在街头上的横行霸道。

莫洛和我商定把我的办事处迁往日内瓦，在那里我可以自由广播而不受纳粹党人的干扰。现在希特勒已再度展开行动，显然我们将有许多欧洲大陆的事可以报道。希特勒的下一个攻击目标也很明显。我在四月十四日的日记上写道：

“捷克斯洛伐克一定是希特勒计划中的下一个目标。现在德国已经三面包围着它，在军事上，它已注定死路一条。”

我们离开维也纳的经过远比我们料想的难。盖世太保在到处搜查，不仅搜捕犹太人和心怀不满的奥地利人，而且搜捕违反严格货币管制条例携带金钱出境的外国人。

我们上了飞机，它驶向跑道。经历了纳粹恶梦，只觉得瑞士理智、文明、自由、舒适、庄重的日内瓦，在我看来简直是天堂。

出卖捷克斯洛伐克

希特勒告诉外面世界，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侵略意图。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对他的将领说的完全是另一套。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在柏林说过：“我有无可动摇的决心，一定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去。”他训令部下拟定计划，在十月一日以前完成这一目标。当三百五十万居住在波希米亚和莫拉维亚边境的苏台德区的德国人，在柏林唆使下发动反布拉格政府的内乱后，希特勒便日益强烈地坚持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把苏台德区的土地和人民交给第三帝国。

割让这块土地势将毁灭捷克斯洛伐克。这不但会使捷克斯洛伐克失去矿业和工业基地，而且失去坚固的堡垒防线，没有这道防线，捷克斯洛伐克就不可能抵御德国的攻击。尽管如此，我在六月便获悉了英国首相张伯伦已决定支持希特勒取得苏台德区。照他的看法，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受德国攻击，法国和苏联都不会信守它们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承诺，因此英国决不自找麻烦。

在整个欧洲焦急地等待期间，张伯伦和希特勒继续演出大戏。第一幕在九月十五日上演，张伯伦飞到阿尔卑斯山区希特勒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捷克人担心会被出卖，事实上他们猜得一点也不错。他们相信让苏台德人举行公民投票，是由希特勒要求而为张伯伦同意的。但这是捷克斯洛伐克认为“无法接受”的建议。

第二幕在莱茵河畔风光最明媚的小镇之一的戈德斯堡揭幕。希特勒心情恶劣，神经非常紧张。那是二十二日上午，我正在德雷森旅馆的平台上吃早餐。忽然，这位独裁者走了

过来。每隔几步，他的右臂就神经质地耸起，左脚同时啪地一声靠拢。我心里想：“这个人已濒临精神崩溃边缘了！”

张伯伦和希特勒那天见了面。张伯伦花了一个钟头自夸他和法国人曾如何迫使捷克斯洛伐克让步，希特勒听后，问道：“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英国、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同意把苏台德移交给德国？”

“是的，”张伯伦回答，满面得意之色。

“我非常抱歉，”希特勒说，“但是这个计划已经不再有任何用处了。”

希特勒的译员记得，当时张伯伦如遭电击，突然挺腰危坐，那张猫头鹰脸因惊怒而涨得绯红。

这位纳粹独裁者坚持“至迟”在十月一日，由德国“军事占领”苏台德。现在是九月二十二日。

回到柏林后，我在九月二十四日到二十五日的那个周末，发现那里的人出乎意外地乐观。可是第二个星期日，乐观突然消失。消息传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已拒绝了希特勒的戈德斯堡要求；法国也认为这项要求无法接受，而且已在周末下令部分动员。因此，希特勒爆发了他一生狂暴中最大的一次脾气。当天晚上，他在体育宫演说时，发泄了满腔怒火。我坐在刚好能鸟瞰讲台的楼厅里，对着麦克风把势如泉涌的德语口译成英文，用短波传至纽约。希特勒两次宣称，这是他对欧洲领土的最后要求。“我们不要捷克斯洛伐克人！”他鄙夷地低吼。但是他必须在十月一日以前——也就是五天之内拿到苏台德。如果贝奈斯先生不按期把它交出，他就要自己动手拿了。

从我的座位上，我注意到希特勒仍有我几天前见到的那种神经质痉挛。有几次，他的脸扭曲得狰狞恐怖，我不禁觉

得他可能要中风。那天夜里，我在日记上写道：“在我观察他的这几年来，希特勒今晚似乎首次完全失去对自己的控制。”

第二天，英国大使警告道，如果法国因捷克斯洛伐克而出兵，英国将支持法国。“我将粉碎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吼道，“如果法国和英国发动攻击，悉听尊便！我根本不在乎。”

莫洛从伦敦打电话告诉我：他们正在海德公园挖掘壕沟，疏散儿童，并且空出医院以便收容伤员。莫洛说，头天晚上八点钟，政府下了动员舰队的命令，并由英国广播公司在十一点三十八分公开宣布。

希特勒将答复他的要求的最后期限定为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时。接近中午时，我看到许多匆忙慌张的外交官络绎到达总理府。

显然，他们都在竭尽全力，为避免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作最后的奔走。下午他最后通牒时限届满后，希特勒延迟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击，并同意次日在慕尼黑与墨索里尼、张伯伦及法国的达拉第会谈。捷克斯洛伐克人未被邀请。

四位领袖在“元首官邸”中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坐下后，花招立即开始。墨索里尼说他从罗马带来了“明确建议”。张伯伦和达拉第一听就知道这建议源出德国，因为它遵循了希特勒的戈德斯堡要求。

午夜十二时三十分，“慕尼黑协定”的翻译工作完毕，四位领袖在协议上签字。希特勒获得了他所要求的一切。这是个极大的胜利，他离开时眼睛炯炯有光，下台时大摇大摆，气定神闲。他的痉挛不见了。

与 苏 交 易

英国的新闻界、国会和人民欢欣雀跃，把慕尼黑归来的

张伯伦捧为英雄。“我已从德国带回了和平，”他说，“我相信，我们这一代将可安享和平。”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黎明，希特勒派军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并且照他以前威胁过的话，把这小小民主国家从地图上抹去。英国和法国都未作出丝毫努力去拯救它。

张伯伦最后终于明白上了希特勒的当。三月三十一日，在希特勒进入布拉格之后十六天，这位英国领袖在下议院发言，作了关系到欧洲命运的宣布：“如果出现了明显威胁波兰的行动……英王陛下的政府将责无旁贷，立刻就力所能及给予波兰政府一切支持。”希特勒对张伯伦在法国支持下突然宣布保证波兰独立，最初大感意外，继之暴跳如雷，大发雷霆，面目因愤怒而扭曲，咆哮着大骂英国人：“我要给他们苦头吃！”

四月一日他公开宣布：“德国无意攻击别国。”

当然，那是胡说八道。两天后，他极端机密地展开了“白色计划”，那是进攻波兰的代号。

在那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希特勒在总理府书房里召见三军总司令和他们的高级助理，直率地告诉他们战争现在已无可避免。他们必须在“最早的适当机会”进攻波兰，并占领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以取得海空基地，全面进攻英国。

“对英国和法国之战，”他警告道，“将是生死存亡之战，以为我们可以一蹴而就的想法非常危险；没有这种可能性。”

五月二十五日，希特勒命令外交部开始与俄国谈判。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奉命说明，德国与苏联在外交事务上没有利害冲突，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经到来，一旦德国